

卷之二

卷之二



序跋類五

古文辭類纂十

蘇明允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

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甯。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纓叢得禮經意思出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錢，爲彭祖；次曰

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曆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睢州刺史。遷爲益

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

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會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

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
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
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
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
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
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
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
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
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
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
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
譜之志云爾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
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
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
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
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
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
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
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
熙甯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
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
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
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
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

首以封祀之侈耗物力
在三者之外
推言感衰豐耗之故
文法似平準書

兵額增於前

宗祿官俸並增

於神宗朝青苗免
後諸弊政痛切言
之

識見閎通文氣深
厚似漢之劉子政唐
之陸贄與

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
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
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
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為殄敵之策太宗因之克平
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
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
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
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
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獻感
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
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
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
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

汰加以宗子蕃衍充初官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
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
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
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
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
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
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
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
苦而療之今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
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
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
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
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

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亡亂。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施。雖無漢晉疆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

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蘇子由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加，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嘆息而言也。然而熙甯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其支體以求免下。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驢。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

保甲之害

帶叙保馬

國服爲息一德亦有所
奉若至寶授若鐵案者
此以理終其不生又以詩
孟子於之何等滋藉

青苗之害

論事簡透似宜公奏
議

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甯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奸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

均稅之害
均稅又分三門曰方田曰
手實曰追實此絕

唐流風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甯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

以民養兵以兵衛民
無事於後民兵

民間有與相通自可稱貸

三代以來貧富不均久矣限田之法未必可行禁其太甚最為中道又引宇文融事申之均稅之擾民

未又於三者之外言唐後之失

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木之債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失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求其弊均坊

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設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能即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

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於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王者立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疊疊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白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介甫書義序。

熙甯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恟。外行恂

抑換文以體

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置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進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8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烏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

8

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6

王介甫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

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
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
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
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
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
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
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
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
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
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

彼各存命身非玉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
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
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
賢歟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
翟之文章榎楠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
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
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
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
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
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
翟之文章榎楠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

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
游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
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
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
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所鑿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
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8

歸熙甫漢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僅
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
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唯黃山爲大大鄣
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
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
漢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漢川者合琅琊之水流岐陽山之

下兩水相交謂之漢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
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沆集衆爲保營於其外子孫
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
居漢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玘而若庸師事饒仲元
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生其
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漢口
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
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尚
猶恨紀載之軼漢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
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歸熙甫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文太史旣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
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

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冊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一二焉況責以誠孝與婦

以類己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原評云議論好而文非高古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滄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

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
又況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睽暘魚鼉撞衝人於
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罟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
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甯顧乃俯仰自
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沈澹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
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
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
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
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潏如重茵莞席之安視
崇島之崢嶸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
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
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
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

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
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
乃命大纒爲之序原評云有奇氣 和昌黎而語略繁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
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
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
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
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
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
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
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
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

學爲古文余間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
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
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闐然司城
不以余之爭而稍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
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
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
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
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
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
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
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旣家居
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
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
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
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錢
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
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
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揜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
然則錢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合河肅氏
尉輝家韻

古文辭類纂十

奏議類上編一

古文辭類纂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甯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

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
 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
 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栢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
 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
 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摔一人以與大心者也
 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
 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
 郢寡君當作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芴冒勃蘇曰吾披
 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
 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
 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旄不
 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手右濡其口勃
 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芴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

使新造盭芴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
 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
 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
 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
 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
 思以憂社稷者芴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
 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
 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
 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
 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
 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
 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
 至今無冒稟按冒者言覆冒子孫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

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五特直不一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氏之口當屯雷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

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

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曰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8 蘇子說齊閔王。

戰國策以此為蘇子之辭或疑為蘇秦或疑為蘇代吳師道固辨其非矣竊按此篇末引商鞅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愚齊之計若借衛鞅以發其情而寤愍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湣燕昭之時代常居燕厲常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燼其危亟矣厲獨為書與趙王止之豈厲猶忠于為齊謀者有異于其兩昆耶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者憂紆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

雄詞激氣聲理危機消
稽之風少沈摯之味多
蓋已脫戰國而由京矣

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

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背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

將莫邪此下承後起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

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

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

傳衛國城削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

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

鶩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

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

亦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

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

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

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

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此下承遠怨說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此下皆言後起而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

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

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此下極言用兵之害不能後起而致怨者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輪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鬻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

古文詞略作露軍之道也

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醜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廩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存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替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日

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

海內極本作四海

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此下言用謀藉時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

二子辯才相當舌鋒
所到文彩絕哉真劫
敵也而實之題正樓之
指卑故其策遂分勝
負

絕淨絕勁之是戰國
車危而更加之鏗鏘

縱橫之談妙盡於此

唇轉相告機趣多
窮

佳句

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
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
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
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
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
婦言之必不免爲如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
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
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
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
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
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能遺餘力矣必以
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
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

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
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
予也合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
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
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
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
之攻啟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于秦王之
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
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
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
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
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
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

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做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于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于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中旗說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

尚賢曰桓本與其字

割此秦人情形明是
燭照券美符令有後
者之言也
是古名大文字草力卷
動說利害明遠

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
亦明矣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
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
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
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
知之汾水种以灌安邑絳水种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
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
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
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
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
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

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
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
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
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
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
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
故地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
亡之後必且更事國策便事史記更事史是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
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
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矣秦必不為也苦道河內倍鄴
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于邯鄲之郊是受智
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
冥阨於史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
記作危陰

固梅本作故

接據而有力
安法以親之附庸
原注之猶及也

重提前文意杜琴醒
鼓動照原

確見

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
 必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必不攻衛與齊矣韓
 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邱城坭津
 以臨河內此句依史記國策作懷地邢河內共汲莫不危
 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
 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誅國策許之久矣然
 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
 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國策
 魏攻管篇安陵君對信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
 守此地此子則襄王之子也魏至安釐王去襄王四世而安
 惠王之子則襄王之子也魏至安釐王去襄王四世而安
 陵益疏絕為異國故取惡于魏欲併韓而亡之然安陵在
 魏西南猶足蔽魏之南國苟亡之則南國危矣鮑彪吳師
 道注魏注國策乃以襄王為趙襄子成侯為趙成侯不知其為
 魏同姓國也且趙曷為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
 封子姓于韓魏間乎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存河山以闕
 之有周韓而闕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
 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
 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
 史有山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
 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
 有鄭地無河山以闕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
 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
 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
 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
 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
 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
 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效之

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

國策無矣字史記無之日字以文義皆當有之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宋梅本作求

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取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疎士而不與與依文選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

一意翻作兩層漢
以後筆力必不能若
此馳騁

梅本無呼字

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
駿馬駛騁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
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綺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
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
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史有目字今從文選者真秦之聲也鄭衛
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
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
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
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
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
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

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二皇之所以無
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
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
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
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
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李斯論督責書。

後文選刪而字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
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
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
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日以天下爲桎梏者
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

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行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

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捕得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理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田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石仞之高哉隋漸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宥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

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君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古文辭類纂十一

議類上編二

古文辭類纂十二

賈山至言

漢文帝時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

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後蓋希有矣況東京而降乎

真性秀曰淳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行事者山實知之蓋文帝廣開言路之故唐順之曰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古氣而不用繩墨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喻願借秦以爲喻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

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河之上瀕海之
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
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足
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
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
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
蔽冢而托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
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
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
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
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
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武之時豪俊之

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
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
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
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
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
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
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
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
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
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
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
爲臣然則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在
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

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
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
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
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
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
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
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
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
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能勝其役財
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
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

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
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
鐘簾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
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纍世廣德以爲子孫
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以父
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
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
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
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
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
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
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
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

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以上皆論受諫不敢適欲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以上論敬士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

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廢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大臣者既官之為大臣矣而又言為公卿者言賜爵也徹侯關內侯有食邑吏民奉為君公故曰公大夫庶長等為卿漢因秦制公士至不更四級蓋比古之士大夫至五大夫五級蓋比古之大夫左庶長至大庶長九級蓋比古之卿山所謂公卿者意如此非三公九卿之謂也余既為此解閱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其比擬同余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楮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

真作秀曰不與近臣圖
謀以事而與之歸此射
獵則任事進而修以
滋其端素之失有不
難者此志臣防漸之
論也末及用宴游一語

非以謂陳善閉邪也其
不日乃醜傳以是卦

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
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
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
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
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
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
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媠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
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
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
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
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
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
之大者也

賈生陳政事疏

長太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
度同于天子者補之稟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為真賈生
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為論
積貯即載于食貨志者是已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後論

有二三也俗人或遂于起處增一為二

其可為長太息者六若

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

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

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

國制捨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歿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

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此之字疑衍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日中必焚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肖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此下兩段乃承上文雖堯

舜不治意引同異姓兩層影照所謂兩淮陰侯尚王楚黥不能乃勢不可為與上文不能義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

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放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肖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不知所移殃禍在下則骨肉抗到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髓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髓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

真德秀曰按此天下之善謀也使上帝早用世說也

推恩子弟而後諸侯王之祖息

劉攽曰所字衍

拆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

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

跌。蓋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

之子親兒子也。惠王下今漢書本脫之子二字從資治通鑑增蓋塢先生云是時王戊王楚從弟之子也文王則王齊兵王喜王城陽兄子之子也惠王子罷軍等僅為列侯是親者無分地也其後文帝十五年盡王惠王子六人蓋正以賈生此言耳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

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跌蓋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

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

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

國有人乎。非直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瘵夫辟者一面病。瘵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

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

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戒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

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

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

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

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

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

歷極本作盛

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
 殆未有也且帝之身白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
 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
 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
 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
 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
 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
 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
 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
 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
 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
 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

真性考曰按是時張蒼
 為宰相蒼故秦吏故
 所知止此

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
 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
 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
 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
 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
 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
 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
 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
 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
 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
 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必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
 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

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

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繯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意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習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

所學之官

當依大戴作官

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

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逆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

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則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諳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

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
行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論教
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
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
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
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
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
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
舉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
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
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
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

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
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
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
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
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
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
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
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
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
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
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
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
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

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
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
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
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
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
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
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
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
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
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
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

是時有人告周勃
謀反徵繫請室
卒三年後竟乞
以償以此漢上上
深納其言

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
則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
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可器之習也
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
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
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
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
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
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
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

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吞炭必報襄子
 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
 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
 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
 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
 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美詬亡節說文譏詬恥也譏
 或从夷作謔胡禮
 切夷頭衮醜莫態也胡結切
 今漢書通為夷字當讀作謔
 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
 可故見種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
 存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存便吾身者則欺賣而
 種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
 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
 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

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
 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
 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
 者聞譴何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
 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蘓案弛者解
 去其職師古
 云自廢而上不使人頸盪而加也其有大臯者聞命則比
 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
 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有禮故羣臣自意嬰以廉恥故人
 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
 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
 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
 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
 死君上守固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

比物此志

李奇曰比謂比方也使志
目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
城也

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
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
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
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賈生論積貯疏

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開籍田躬耕
語而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疏于

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漢才二十七
年而此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同時也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
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
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蠶
至恐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
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
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

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
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
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陸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
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
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何以餽之兵
早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
而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
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
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
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李奇曰廩
廩危也廩

按此即凜凜字說文本作凜隸省作凜此又假借
廩字耳哀十五年左傳廩然隕大夫之尸同此
竊為陸

下惜之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樞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黔子之著而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節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維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

漢七國反卒破於梁
方知宜之深謀遠慮
昔不可及

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做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據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甯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淮南厲王長袖金椎
殺辟陽侯為母報仇
故實生策淮南諸子
必反而深切言之其引
白公勝事尤驚心動
魄至武帝時淮南衡
山卒反其言如驗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會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
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
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
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
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
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胸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
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于策
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存子
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勅諸荆軻起于兩柱之間
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畱計

8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

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
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
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
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
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人陷阱孰積於此曩禁
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
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加不能勝
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
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治鎔炊炭姦錢
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
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
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

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
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
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
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
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
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
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
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
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
今入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古文辭類纂十二

書